

县委副书记的秘书，相对于主要领导的秘书来说，其实还算是清闲的，毕竟都是一些工青妇联的着眼于未来和残弱的事，但是副书记的权威却不容小觑。因为——管帽子！

几千名干部去争抢几百个帽子，那宏大的场面，你可以自行脑补一下，只不过，现实中的争抢，都是隐介藏形的，都是悄无声息的，其实现实里的争抢的气氛更让人窒息，你想啊，几千人都悄无声息的做一件事情，不动声色得暗暗运作，多么可怕的场面。

抢帽子的事，都是八仙过海、各显神通。我跟副书记当秘书，跟的时间长了，领导觉得我基本上算得上信得过的人，起码口风紧。于是，也没太把我当外人，一些迟早我会知道的事情，他也不避讳我，甚至一些他的私事或者比较隐秘的事，他会交给我做。

所以，我有幸见识了那些抢帽子的人的神通，我挑几个说与大家听，我只说抢帽子人的神通，不会说他们最终的结果，涉及到老领导的事情，我一概不提。

一、有一个小乡的副乡长，在副书记来到本地任职的时候，他就多方打探关系，终于找到一个可以牵线搭桥的人，这个人是他的初中同学，他的同学在隔壁县当一个小局的局长，恰恰这个小局就是领导当年任副县长分管过的。于是，他唆使同学来看望领导，他也去作陪，算是通过这个关系结识了领导。



二、有一个镇上的宣传委员，曾经多次找领导在办公室汇报思想工作，到底汇报些什么内容，我不得而知，因为我只是负责在领导同意意见他时将他引到领导办公室。第一次找领导汇报工作时，他和领导并不认识，因为我在把他引入到领导办公室后，我扑捉领导脸上的表情，得知领导并不认识他。在领导不认识他的情况下，能主动找领导汇报工作的，说明这个人是个个人精，起码深信：做得好、不如说得好！这种人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只要对自己有利，当然，这只是我的评判，不知道领导是如何看待的。

有一次，领导去上海培训，培训一个月。恰恰他又来找领导汇报工作，我坦言相告领导出差到上海了，到培训一个月。一个月后，领导回来了，把我叫到办公室批评了一顿。原因就是那个宣传委员，得知领导在上海，便趁着周末飞到了上海，要在上海向领导汇报工作。领导觉得很被动，所以回来就批评我不该将他的行踪透露给任何人。

三、有一个副镇长，打电话问我的住处，想和我聊一聊，我拗不过他，便给他说了我的住处。他提着两篮咸鸭蛋就来了，虽然平时有点头之交，但是并不熟悉，简单聊了聊家常后，他就把咸鸭蛋放下，说老家父母弄的咸鸭蛋，你和领导都尝一尝，这一小篮是给你的，给领导的是这一篮大的，鸭蛋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不值钱的小东西，就不推辞了，朋友之间的走动，别多心啊！

我当然要推辞，但是推不掉的，几番推让之后，他起身就走了。他走后，我仔细看了下领导篮子里的鸭蛋，捞出二十几个鸭蛋后，我看到了一个信封，鼓鼓的信封里，有一封信和一沓钱。作为秘书应有的操守，我没看信、更没数钱。

第二天，我给领导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讲给领导听，领导问信上写的什么，我说没看，要不我给您把信带过来？领导摆摆手，说：大概我也能猜到，他已给我发了几条短信，鸭蛋你留着吃，其他的全部退给他！告诉他，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可以来办公室谈。我说：当晚我就说不要不要，但是他起身就走了。领导说：你明确的告诉他，如果不把信封拿走，你会帮我吧信封交给纪委。

三个小故事讲完了，大家有何感悟？作何感想？我的感想是，要帽子的事，是讲求天时地利人和的，是讲求快慢适中、进度匀称的！不能下猛药，也不能龟缩不动，要像熬中药似的，火候不大不小，分寸不左不右，既不让领导觉得突兀，又不让自己下不来台。下猛药，来个水漫金山，搞不好就会被压在雷峰塔下，龟缩不动，那只能是一辈子当个不求上进的老王八，正确得当的做法就是像清泉滋润大地，慢慢地浸、慢慢地渗、慢慢地透，让一切得一切都顺理成章，这个力道需要精准，精准的背后是多动脑子，多去实践，每个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，摸准了就是校尉，摸不准也摸不到雷区，所以，只要你鼓足勇气去摸，试探性得去摸，即便摸不到领导的G点，起码也能帮领导挠挠痒，没坏处的。